



## 曙光拾贝

此时校园已寂静无人,孩子们都已回家了,夜色已晚。

边开车边听音乐是我放松自己的一种方式,此刻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耳畔放着《虚空望月》的曲子,今晚无月,但在轻柔古典的古琴笛箫声里,我感到柔和、平静,消去了一天许多的焦虑与烦躁。今晚,月亮离我很远,它悄悄地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不肯抛露一点脸。但不知有多少个寂静的夜晚,它独自伴着我进入梦乡,给过我多少美丽的梦。远也近,虚也实,虚虚实实,如同这虚实令人难以琢磨复杂的世界,令人会有些许的疲惫。

路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车窗外的秋风凉凉的,我想到今天在锦屏秋游的女儿,阳光下,她和同学一脸灿烂的笑容,秋日正好!何不乘着这风和日丽、怡人的天气也去寻找一下秋天的足迹,摘些野菊花来做菊花枕是我多年想去做一直没有去践行的想法呀!秋日去野外寻找野菊花,就当彻底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吧!

探寻这条风景宜人,有野菊花盛开的小路是在天气晴好的第二天。现代都市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公园的菊花是极多极好的,品种也非常丰富,但只能欣赏不能采摘,所以我更向往有野菊花盛开的地方。

有野菊花盛开的地方是不好找的。

我们循着山路盘旋而行,开了足足



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才来到了这个有山、有海、有船、有白鹭飞翔而且还有大片野菊花盛开的地方,那是城南一极其偏僻的地方,须经过一段荒无人烟的山路,才现山水人家,所以到达的人很少,这可能是让小野菊还能幸存的一个原因。

我要找寻的野菊花就开在海边由大石块铺砌的漫步道旁边的一片沃土上,粉紫色的小野菊盛开一地,星星点点,和着蒲公英杂乱又好看。春来为雏菊,秋去为秋英,我真切地感受到大地馈赠的礼物最自然最质朴的气息,没有任何的修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海边的风那么清凉,风里阵阵花香,让人深深地陶醉。我在这片菊花丛里,停下脚步,留恋贪婪地拍下了许多照片。

此刻,谁不愿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潜,只是我这边有海又有花,有帆船又有芦苇丛里

惊起的白鹭,怕是比陶潜笔下的世界更胜一筹了吧。小野菊,生长在路边,在沟渠在山崖,活在当下,平凡微小,亲切自然,在秋风里是一样的快乐、一样的满足,只顾自己的盛开,直至生命的结束,不在乎世人关注,然后默默地谢世。

这片荒无人烟的小野菊盛开的地方,很安静,这方供养着清澈灵魂的水土,让人可以足够安静地来面对自己,反思自己。小野菊的美丽和芬芳冲淡了我的焦虑!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是追求修篱种菊的境界吗?与其羡慕,不如就做一朵清静的小野菊,生活中多一份诗意,少一份失意,淡然而清静,知足而快乐。

人淡,当如菊,就做一朵的小野菊吧!

市第五中学 张小飞

## 不争,是为不屑

温中实验学校 小雪

同为不争,杨绛是为不屑;李雾野则是无对手;绿原乃认为不值。于我,认可李的傲然,欣赏绿的淡然,但更敬佩杨先生的那种云淡风轻的超然。

世间本无事事,庸人自扰之。熙熙于名,汲汲于利,芸芸众生便生出无尽的烦恼、不了的扰攘。其实少一分无谓的争,便多一分内心的静。没有了个人名利的争斗,自然也就没有了荣辱得失的煎熬。

忽而想起了南宋著名隐士林和靖,这位栖身于西湖边孤山之上的才子,尚置身红尘,跻身科场,想必亦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他不屑于此,不屑于争这世俗功利,超然于物外,择一好山好水之地,静心养梅,醉心赏梅。朵朵梅香沁心脾,只只野鹤伴君游。于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如斯佳句便从他的静谧澄澈的心底缓缓流出,在诗歌的王国里吟诵至今。

时移世异,在大洋彼岸,在另一个国度,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喧嚣的美国,走出哈佛的梭罗独自一人置身于静谧的少有人至的瓦尔登湖畔,怀着一颗与世无争之心,闲看日出日落,静观云卷云舒,谛听风吹过,淡品芳草香。

不熙熙于名,不汲汲于利,蔚蓝天映心幕,澄澈湖水荡心襟。不争之心酝酿佳篇,不屑之神酿华章。一部《瓦尔登湖》拂去了多少人心头的浮躁之尘,荡涤了多少人心底的名利之土,奏响了多少人灵魂深处的曼妙之曲。正所谓,不争让我们内心更为静谧而澄澈,不屑于争让我们内心更为清明而洒脱。活得更为本真,亦更有意义。

不屑于争名夺利亦能让我们活得更像自己,更能像一株树傲然而立,无半分媚骨,有狷介之气。

黄侃,这位民国时期的大师,无意于世俗之名,能静心研学,亦有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不屑于红尘之利,能嫉恶如仇,亦锻造出铮铮傲骨,现狷介之气。怒砸虎头牌,砸掉的是奴颜婢膝,砸出的是爱国情怀。愤辞央大职,辞掉的是丰厚的薪金,留下的是教者的尊严。绝少著文章,失掉的是不菲的酬劳,恪守的是学者的底线。

回眸民国大师,如斯者实众。刘文典断然拒绝欢迎时为当权者的蒋介石,陈寅恪淡然谢绝主政中科院历史所的热情邀约。

当然,我们并非要鼓吹万事无争,并非是幻想要退回到与世无争的小国寡民世外桃源之地。不屑于名利之争,那是因为我们更有高远的人生追求,更易于接近生命真谛。一句话,不乐于也不屑于争名夺利,能让我们的内心无羁无绊,能让我们活得更洒脱,也活得更本真。

## 往事悠悠成追忆

大溪四中 卢群芬

挖土机进门的刹那,我就知道这一切将不复存在。

那天,秋雨潺潺,我正在上课,突然,一阵咔嚓、咔嚓声,响彻校园,我讲的话语顿时不再清晰,乘着学生自由活动的间隙,我瞥见了一双钢臂铁手伸向了我曾住的那幢楼,空空荡荡的一间间房子,一瞬间支离破碎,五层的大楼刹那面目全非。霎时,我的心也塌了一角。

接连几天,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一堆堆的钢筋水泥块,任意又凌乱地叠放着。我还未从大楼的消失中缓过神来,竟又眼睁睁地看着参天水杉一棵棵倒在眼前,锯成几段,被伐木工人运往他方。接着是桂树,这三棵桂树,枝繁叶茂,正是丹桂飘香的十月,它们却再也不能芬芳。那个午后,秋风秋雨里,去食堂的必经之路上,它们被锯成一堆堆,东倒西歪着,随意地抛在路的两旁,花香依旧,只是沾染了泥巴的污秽,楚楚可怜地在秋雨中颤抖,它们晶莹的泪珠滴到我的心头,涩涩的。一切来得那么快,我凝望着被连根拔起的桂树,那被砍得孤零零的枝干,伶仃地靠在围墙的一角,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风雨中瑟瑟。

这个下午,无课,我无心改作,无心备课,我只是望着窗外发呆。才几天工夫,这一幢大楼,就被夷为平地。我看着铲车一铲又一铲地上升下降,连同我的青春和流年,还有墙角的喇叭花、三叶草、水仙花一起埋葬,我的心空落落的,秋雨一场梦一场,一声叹惋一声凉。

二十年了,这幢寝室陪着我走过春夏,迎来秋冬,竟有二十年了。一幕幕似老电影般回放,渐渐清晰。

那年初为人师,一床被褥,一袋洗漱用具,一个简易衣橱,就算安家落户了。从此,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教书育人。

忘不了那个夜自习结束,隔壁的老师热情地邀请:小卢,吃点西瓜吧,很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夜自习的疲惫一扫而空。

忘不了无数个清晨,起床铃响后,我睁着朦胧的睡眼就冲下楼去。学生住在楼下,常常赖床,得催。于是拂晓的校园,常在我们大喇叭的催促声和学生的手忙脚乱声中开启新的一天。相比于早上起床的困难,晚上睡觉也是不易,有几个寝室总是在熄灯后开起卧谈会,没办法,只好披着厚厚的棉衣蹲点,狠狠地警告,重重地敲门,终于搞定,回到宿舍,指针竟已悄然指向十一点。

忘不了那个下午,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拜访那些水杉。粗壮的枝干,粗糙的树皮,笔直的身躯,耸入云霄,我们拥抱着它们,凝视着它们。吟诵着,赞美着,点点滴滴,都写入了我们的青春日记。

忘不了那个午后,我们徘徊在桂花树下,看丹桂飘零。不知是哪个男生调皮地摇了下树,霎时桂花如雨。光影斑驳,花香氤氲,落英缤纷,人影绰绰,阳光穿透桂树的炫目,都不及他们眼底的光彩来得夺目。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和他们身后满地的桂花,从此就刻在了我的心里,永不凋零。

冬日的夜晚,没有夜自习,我独居寝室,泡一杯茶。茶香四溢间,拥着大棉被,捧起一本书,或哭或笑。或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坐着,听后山松林间的风呼啸而过,听落叶簌簌落下,落在我的屋顶瓦楞上,落在我的青葱岁月里,柔软而亲切。门缝里渗进一丝凉意,掀开窗帘的一角,瞥见了满天星辰闪烁,顿时觉得寒夜并不孤单。

那年,同事梁喜得麟儿,就住在三楼,班里的孩子们坐不住了,非要去一睹为快,于是分批来到了他的蜗居。三个月大的宝宝,白白胖胖的,在他们的注视下,居然咧嘴而笑,把孩子们乐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喜糖的甜都化作了甜言蜜语,送给了梁老师和他的儿子。

远去了,远去了,一切都远去了。

现在,这里只剩下乱石、黄土和工程车。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幢现代化的宿舍楼拔地而起,美观而整洁,四周也会种上花花草草,但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一棵了。

又一个早晨,秋日的暖阳慵懒地爬上了山岗,这一片废墟顿时在万丈光芒里苏醒。我站在教学楼的顶楼,俯视着楼下的空旷。凌乱的石头,褐色的泥土,忙碌的工人,庞大的工程车,在晨曦里,以深深浅浅的缤纷后山为背景,也定格成了一幅独特的浓墨重彩的油画。猛然发现,我太怀旧,太执著,走过的、看过的、拥有过的都是风景,焉不知每个当下和明天也是漫长生命里的昨天,也是无可替代的人生足迹。于是,我拾起心情,不再感伤。往事悠悠成追忆,记忆深处有你一角,就已足够。秋风里,我开始憧憬着新的宿舍楼拔地而起。